

布格子丛书



专为女生定做 纯美绘本小说

别叫我 小海

跟一个一个男生交往的过程
就像小麦在春日里的拔节成长……

绒 绒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布格子丛书



别叫我 小海

绒 绒 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一任天真

我们倡导天性、率真的阅读与成长

ISBN7-5324-6620-5 / I·2387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别叫我小海/绒绒著.—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2005.8
(布格子丛书)

ISBN 7-5324-6620-5

I.别... II.绒... III.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068241号



布格子丛书
别叫我小海
绒 绒 著
庄晓璐 图
陆 及 装帧

责任编辑 谢倩霓 美术编辑 陆 及
责任校对 石玲凤 责任监印 袁国强

出版发行: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少年儿童出版社
地址: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邮编:200052
易文网:www.ewen.cc 网址:www.jcph.com
电子邮件: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:上海中华、港东印刷厂
开本:850x1168 1/32 印张:5.125 字数:87千字
版次:2005年8月第1版 2005年8月第1次印刷
印数:1-6,000
定价:12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

No.1 / 1

No.2 / 9

No.3 / 16

No.4 / 22

No.5 / 27

No.6 / 36

No.7 / 44

No.8 / 48

No.9 / 53

No.10 / 59

No.11 / 65

No.12 / 71

No.13 / 75

No.14 / 78

No.15 / 82

No.16 / 88

No.17 / 92

No.18 / 99

No.19 / 105

No.20 / 109

No.21 / 120

No.22 / 127

No.23 / 134

No.24 / 147

No.1

★ “太好了！”他松开车把，空手打拳，还欢呼了两声……

初三开学第一天。

放学了，老师边走边说：海棠，出黑板报。

——圣旨到了！

那帮背信弃义没德没品的死党冲我扮了扮同情造型，纷纷飘走。

因为饿着肚子，心情格外糟糕，拍桌子发泄不划算，发牢骚可是没听众。

和全天下不能免俗的女人一样，不发好牢骚，舒展好心情，本姑娘是铁定干不好活的。

我于是上好手表闹铃，给我这个“女人”五分钟发“愤”时间，决定一过这五分钟，就要奋笔疾书、快马加鞭！



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：

我为自己对“女人”的了解和五分钟缓冲不良心理的构想深深陶醉，不禁飘飘然起来，这等英明的心理方案竟被从未学过心理学的小女生想出来！

原因何在？

天才嘛！

我太满足了，满足把怨气全赶走了，轰隆作响的自我膨胀把牢骚全赶走了。

丁零零，五分钟过去了，我眉开眼笑，心情无限美好。

出黑板报本来至少需要一个小时，而现在，竟只用了半小时，就——顺利完工。





哇！天才就是天才！

头顶身披脚踏重重粉笔灰，不管啦，心情无限豪迈的我，去推自行车，地球人都知道，我要回家！我要吃饭！肚子饿得紧！

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男同学——消瘦的背影，左手扶着我的车把，右手上下下猛翻口袋。

天才立刻明白了，不禁暗笑，天下还有如此白痴的白痴？要是心情，我准要等到这傻孩子自己恍然大悟为止，不过，今天就算了，肚子里的千军万马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。

我走过去，站在他的后边，假装沉着冷静：“对不起，同学，请让开一下。”

“嗯？什么？”他停止手部运动，抬起头，眼神真无辜呢。咦？这个同学没见过，莫非是新来的？

我这个正牌小色鬼趁机多看了他一眼。

鼻子上有几颗很黑很可爱的小雀斑！

我喜欢小雀斑！（我的脸上没有一颗小雀斑，我从小就特别羡慕那些脸上长点装饰物的孩子。）

“这是我的车，我要回家。”小色鬼海棠心跳肉不跳，道貌岸然。

天是微微黑了，但他弯腰趴向车子看，鼻子几乎碰到车座的样子也实在夸张。





……
这不，终于露出一副大彻大悟的样子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的车子和你的一样，我看错了。”

受不了啦！绝对不矮于180cm的大个头，和海棠这么Q的小女生骑同样的车？不是我是男人婆啊，实在是他有点娘娘腔——
▶ 嫌疑。

笑翻了，笑翻了，呵呵，呵呵，哈哈，哈哈。

我当即盘算，明天，要不就今晚，我要把这条“奇闻”传给那帮8(八卦的简写)得要命的狐朋狗友。虽然他们刚刚上演背信弃义让我伤心一大把，但是这等难得遇见的乐事，善良的我还是忘不了他们嘞！

“你一个人回家么？”他的话，好像都是在突然之间、直挺挺地“冒”出来，不经任何铺垫、前奏。

“嗯，怎么了？”

我妈说过，当我说“怎么了”的时候，好像不是在说“怎么了”，而是在说“我是高傲的阿伊士拉公主，向我致敬吧”。我妈总是幽默得让我下不了台。

“天黑了，我送你回家吧！”

表情真诚恳。

哈哈，笑S啦，是觉得我需要保护么？一个骑Q版女生车的高个子小男生要保护我？

“谢谢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。”我脑子里N多一本正经的词





儿，随拿随用，言不由衷。

我妈曾反复教育我，女人不要太逞强。可我的脑袋总是比嘴巴慢半拍，“话”后才想起这教诲。

不过，如果小雀斑说我们一起走吧，我也许不会拒绝；但是他说我送你吧，不是等于否定我的回家能力嘛！而且还是被这么一个小男生来否定，我肯定要斩钉截铁地拒绝啦！

怪他怪他，太不会说话！

“你住哪儿？”又一句话横空出世。

“樱桃园。”我妈若知道了我把家里的“大体地址”告诉了陌生人，一准儿说我没大脑，一准儿拿收集的与此有关、没关的犯罪案件危言耸听。

这种骑Q型女车的没长大的小男生，我根本没放眼里。小屁孩一个，问那么多！我心里是这么想的。

“我刚好路过你家，一起走吧！”

“无所谓，也好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海棠。”

“你姓什么？”

“我姓海。”

“哦，小海。”

别人叫我海棠或者小棠，只有他叫我小海。





“我们换个位置吧，我换到外面来。”小雀斑提议。

“干什么？”我不理解。

“外面车多。”说话之间，他放慢速度，从背后绕到了我的外面。

我的心暖暖的。我想到了我的爸爸妈妈，他们也是这样，不论骑车还是步行，从来让我走在里面，远离机动车道。

回家需要穿三条街。

第二条街上从来不坏的路灯这回全部不亮，买彩票怎么从没这么正点过啊。

只靠月光照明，着实不顶事，街面上黑漆漆的。

我怕黑。

呵呵，松了一口气，庆幸有小雀斑在，他总算是个伴儿。

“小海，左前方5米，有石头，我看到了，你下车等一会儿，我搬走。”他的眼睛真好，我这矫正视力才0.8的小瞎子是啥也没看到。

他把挡路的小石头清理走了，还不止一块呢。

“行人要是骑到石头上，车胎划破事小，人摔伤就麻烦了。”他轻描淡写地说。

“谢谢你，多亏了你，我眼睛不好，都没有看到。”我心想，这个小同学，人还真不错呢。

“对了，我有个照明工具！小海，你下车，我给你。”





“什么？”

“先下来。”

“哦。”

他把手表解下来，一边对我说“给你戴”，一边动了动表盘，
· 咦，手表亮了，真像个手电筒呢，前方好几米都被照得亮堂堂的。
我能看清楚了。

“我不要，你戴着，我能借光。”我推辞。

“不行，你视力不好，别磨蹭了，咱还在这儿推辞个三年五载
啊。”

我笑了，听了他的话。

戴上表，心里又暖了一些。他真细心。

虽然他骑女生车，但是不怕黑、乐于帮助女生，还能想着其他
路人，我不该嘲笑他，他是挺有责任心、挺有办法的“男人”嘛！

我马上就要到家了，他嗯嗯了半天，才腼腆地说：“以后学
习上的事情能请教你么？”

“可以呀，请教谈不上，互相帮助吧。”

“太好了！”他松开车把，空手打拳，还欢呼了两声。

他比我要真性情。

我假装奇怪地望着他。

他脸红了。

“我到家了，再见。”





“再见。”

他走了，我推着车子，想把它放到存车棚。

我和他就是这样认识的。

很平常吧。



No.2

★ 挺好的一个男孩子，可我为什么
从来不习惯温柔对他……

“小棠，你才回来？”

我的心抖了一下，他会不会看到了？

这个男生在户口簿上的名字是程里，别人都规规矩矩地叫他程里。

可我叫他里程。

小雀斑语言“断裂”，每句话都像是“冒”出来的，前言不搭后语；里程行动古怪，每次出现都像是“冒”出来，正常思维想不出他出现的理由。很久以前我还惊讶来惊讶去，配合他的“突现”被吓个一跳，慢慢地就习惯了，随便啦，懒得思考他。

我们的父亲是同事，我们从小生活在一个叫“樱桃园”的小区，住的都是各自父亲单位的福利房。我们在同一家幼儿园上学，

骑过同一个木马，吃过同一个摊子上的零食，我见过他尿裤子后的傻样，他也见过我的好多次丢丑。但他可不是我的白马王子。幼儿园里盛行结婚游戏，我每天都换新郎，可我从不情愿让他当，他太木讷了，我最怕他把我的结婚气氛搞糟。想来想去，发配他做个桌椅板凳，他也从没意见。除了结婚，我那时候也热衷跳皮筋，他撑起皮筋来倒是耐心、稳当，让我最放心，他撑皮筋，我准能超常发挥。

我们去同一所小学读书，我们继续吃同样的饭菜，买同一个摊子上的零食，我还是游戏主角，还是嫌他木讷懒得带他玩。五年级下学期，他给我一个信封，里面有一张纸，纸上是一朵手画的玫瑰，用水彩笔涂的颜色，花瓣的边边角角没有一点出格，落款很好笑：

这是我画的。

我送给海棠。

程里。

我一身正气，把它交给了老师。老师有没有说他，怎么说的，我没听到风声。上交后的心情七上八下，良心发现，备感不安：老师要是借题发挥，拿他示众，那他多悲惨？

我回忆了一下，我从来没担心过他会怪罪我，我一直觉得，怎么会呢？他绝对不会。无论我做什么，他都不会怪罪。

不出所料，他依旧每天晚上陪我回家，笨笨地挖空心思找话



题,再没提起那张画。

我的好朋友问我,我坚定地说,我不喜欢里程,我真想告诉他,我不喜欢他。

我们考上同一所中学,他在我的隔壁教室。我们再次吃同一个食堂的饭菜,买同一个摊子上的零食。从小到大,他一直不是风云人物,闷罐子一个,总习惯一个人,没有特“铁”的朋友。读了中学,他说话更少了,每到课间,一个人坐在教室前面的杨树下冥思苦想,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有那么多事情可想么?我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,就噙噙噙走过去质问他,不管我的语气如何,他总是回报给我感激的目光。那时候,关于我和他的风言风语开始萌芽,为了避嫌,我严厉拒绝他陪我回家,我说,顺路不行,一前一后也不行。他于是沉默了,行动表明,他听了我的话。晚上,我经常在小区存车棚外面的石阶上见到他,他总是安静地坐在第三层石阶上,像这次一样。

我到现在都想不出:我不喜欢和他玩,我排斥他,究竟是因为什么?

他长得一点不招人讨厌。我的好几个八卦女友一致认为,他是我们年级最好看的男孩子。他的眼睛大大的,丰满圆润;睫毛老长的,天然卷翘;鼻子和嘴巴都很精致,脸色不白,微微发暗的土黄色,皮肤好好,没斑没痘。成绩不错,和海棠差不多。没有任何恶习,从不和他人起任何冲突。有些孤僻,虽然和大家交往不多,但





每次都彬彬有礼。

挺好的一个男孩子。

可我为什么……

不知道。

我从来不习惯温柔对他。

我从来没有了解他的欲望。

我从来只当他是空气。

从来就是这样，没道理的。

我面无表情地绕过他，存好车，上楼。

在电梯里，看着1、2、3、4……直线攀升的数字，费劲地想：

刚才小雀斑来送我，里程没有看到吧？

上帝保佑。

千万别看到。

我对里程没有丝毫男女之情，一丁点儿都没有，但我特别忌讳他看到我和别的男孩子有说有笑地在一起，我想，那挺残酷的。刺激他，我不忍心。

21层到了，闻到蛋炒饭的香味，我把里程、残酷、刺激全扔光了。

喷喷香的蛋炒饭吃到八分饱，我想起了那颗顽皮的小雀斑。

小雀斑叫什么名字呢？





好像他没有说哦。

“棠棠，你傻笑什么呢？”妈妈轻轻拍打我的脑袋。

“打脑袋，会S人的！”为了掩盖心虚，我大声叫唤。

惊讶呀惊讶，吃饭的时候还能有心有肺地思想，大脑还能活动！

哇！这是第一次！

我不会是喜欢他了吧？

哈哈，笑话！

我没那么肤浅啦！

他在平房教室，学习应该不错吧！

补充介绍：我们初三年级共有20个班，其中有两个实验班，被安排在学校最后一排没有拆迁的平房里。

不过也不排除他家长利用权势的可能。他的手表好先进，一定S贵S贵的！

完蛋了，手表还在我这儿呢。

明天再还吧！

他要是学习不好，那怎么办呢？

不过看样子，应该不会吧。

人不可貌相。

神经病呀你，小棠，你脑子坏掉了，你物理作业做完了么？

完蛋了，事不宜迟，我赶忙离开吃饭战场！

